

酒酒編

序目 共四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922
冊數	4 (1)	
函號	附	5 15

附五
一七九二二號
全四冊

春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題辭

人生大塊百憂萃躬一月之間
開口而笑者幾許故少陵云塵
世難逢開口笑志感也稽之古
人說詩解頤論道絕倒斯則樂

境矣若夫出門如有礙誰謂天
地寬則戚也又云九十日春情
景少百千年事亂時多則悲也
雖然花有合歡草有忘憂茲編
彙以情傳情詞等什快人眸睫

爽人心意是天祿閣之外史也
亦揚太真之外傳也覽之者將
欣欣然解頤乎陶陶然絕倒乎
塵世難逢開口笑笑乃爲此書
一開矣命之日洒洒篇蓋比之

合歡之蔬忘憂之世云爾

鄧志謨題

亦蘇太真之收軒也寶之昔錄
爽入小意吳天緜閣之似史也

以之為序

夫能於此者當樂境遇樂

事以曠神怡其有澤焉者

月餘酒也如三葉之高如白乎

諸士徜徉乎海舟林之耐

飲乎七賢游衍兮河、於山之匯
會乎岸僚壘桓兮河、河初
之燕之集兮衆之客兮舟兮海、
柱孝園之嘉讓兮司依之重
於酒而別酒、不然此時者

戚、身乎台者懋、身德也
者、心、身懷仰者、河、身誠
親之、新、身德之、泣、依、江、匯
父之、身、割、身、西、韜、旅、身、賦、身、耿
者、悠、者、悅、者、の、お、也、也、也、也

稱西、法編出、亦、端、介、之、人、之、手
皆、性、情、次、性、札、又、次、字、韻、得
等、篇、蓋、解、厥、之、快、也、余、展、卷
一、覽、之、報、掌、節、再、覽、之、拍、掌、復
又、覽、之、絕、信、此、以、心、之、曠、邪、之

怡、之、者、得、之、者、矣、酒、也、屬、余
序、余、不、覺、酒、也、以、酒、也、名、篇
去、此、居、之、魏、邪、遠、思
あ、法、其、軒

趙子昂通夫人欲娶妾

答

陳相謔李素卿交狎童

答

鄭美嬌阻藕生涎糟

答

吳志甫謔陳純交惡妓

答

吳米與劉純心求剪絨綵

答

趙鳳謔張之小官更互

答

趙鳳妓又謔趙彥卿

答

許皎皎與張易吾求裙

答

彥愛寄周心恒聯藥名

答

劉華與孫伯華聯骨牌

答

陳瓊仙與阮簡聯曲牌

答

沈如雲與史叔聯鳥名

答

鄧百拙寄黃泰卿

答

喻淑姬與謝小索香囊

答

吳區凡贈蘓王娥王簪

答

韓生贈如瑪瑙扇墜

答

杜秀珩寄夫孫之龍

答

吳區人與薛景衡

答

李素與王整初求汗巾

答

鳳仙與沈彥夫求芍藥

答

戲婦董瓊仙寄鄧鳳苞

答

鄧嘯竹寄晏命吾

答

周雅卿寄妓許盈

答

吳簡卿與友馮可時

答

劉鼎英與妓吳彩雲

答

陳生餽妓孫召仙青子

答

陸順甫贈妓巧巧荔枝

答

齊鳳娥與陳和求色線

答

美嬌罵洪子秀小夥子

答

韓瑞心與契弟郁生

答

馮鳶姑與情人潘英甫

答

謝瑤華付夫妻允才

答

連小稅與蔡仲收求梳	答	沈文姬與陳心謨求燭	答
魏雅淳魏婕郁文霞炭	答	陸華初送妓飛瓊饒紗	答
吳偉英通沈素瓊	答	何景吾與珮我	答
阮潔夫與友喻函初	答	阮潔夫又與喻函初	答
鄧企離與友倪利心	答	劉雲姑與夫馮王宇	

三卷

媚姑

王濼 元

詩七言絕

詞古體

賦妾體

曲浣溪沙	歌掛枝兒	馮喜 <small>榜</small>	詩七言律	七言絕	五言絕
詞點絳脣	歌古辭	馮喜 <small>眼</small>	賦古辭		
曲梁州序	歌掛枝兒	蔣五 <small>探</small>	詩七言律	七言絕	歌古辭
賦古辭	曲山坡羊	馮伴 <small>會</small>	詩七言絕	五言絕	詞古辭
賦古辭					

西四第

目

三

曲江新水令

南步三嬌

張二會魁

詩七言律

曲月雲高

步上嬌

歌掛枝兒

馮壽會魁

詩七言絕

詞如夢令

西步三嬌

江見水

馬觀會魁

歌雜韵

曲江見水

劉慙會魁

詩五言古

曲啄木兒

步上嬌

詩七言絕

曲江見水

金湘會魁

詩七言絕

曲鎖南板

沈如會魁

詩七言絕

曲梧桐樹

歌掛枝兒

張美會魁

詩七言絕

曲步三嬌

江見水

歌掛枝兒

馮三二名

詩七言絕

曲耍孩兒

梁小乙二名

詩七言絕

曲桂板香

王三一名

詩七言絕

歌掛枝兒

西高

目

四

白七 二名

詩七言絕

曲黃鶯兒

周閏 二名

曲紅納襖

詩五言絕

吳歌

曲玉交枝

顧小乙 二名

曲懶畫眉

吳歌

曹小乙 二名

詩五言絕

曲皂羅袍

段登 二名

詩五言絕

曲懶畫眉

王京 一名

詩五言絕

曲桂板香

項美 二名

曲點絳唇

江兒水

沈乙 一名

曲懶畫眉

掛枝兒

曹夢 二名

曲玉交枝

掛枝兒

李小乙 二名

曲江兒水

湖州山歌

馬寧 二名

曲懶畫眉

吳歌

侯凌 二名

詩七言律

曲駐馬橋

蔣四 二名

曲皂羅袍

詩七言絕

胡昭 二名

曲鎖南板

吳歌

項小乙 二名

曲安子嬌

孫二 三甲
蔡乙 三甲
徐壽 三甲
燕三 三甲
韓葵 三甲
楊文 三甲
王存 三甲
趙馬 三甲

曲香柳娘

吳歌

曲宜春令

詩七言絕

詩七言絕

曲步嬌

曲一封書

歌掛枝兒

詩七言絕

五言絕

曲步嬌

江見水

曲步嬌

江見水

徐仁 三甲
金二 三甲
盧嫩 三甲
段三 三甲
徐四 三甲
陳三 三甲
侯小 三甲
馬小 三甲

吳歌

曲玉胞肚

曲沉醉東風

歌變体

湖州山歌

吳歌

掛板兒

曲黃鶯兒

詩七言絕

五言絕

曲江見水

步嬌

掛板兒

袁三 三甲二
十二名

沈六 元小狀

四卷

韻語

調情詩二首

久歷詩一首

初厚曲一闋

志誠詞一首

掛枝見

詩七言絕

曲懶畫眉

掛枝見

索物詩十首

蒼姬詩一首

詩一首 詞一首

司酒詩二首

初耽詩一首

吃醋詩二首

及好詩一首

詩特四首

合意詞二首

情親詩一首

致愛詩二首

思人詩二首

從良詩三首

私語曲一首

顧盼詩一首

情密詩一首

觀物詞二首

詞一首 詞一首

詞一首

詞一首 詞二首

知音詩二首

塵願詩一首

離別詩十首

廣好詩十首

剖帕詩一首

詩一首 詩一首

置酒詩一首

詩二首 詩一首

密約詩二首

追陞詩二首 詩一首

傳情詩一首

漫爐二首 紙糟詩二

西 西篇

后

七

梳篦詩二首

寄信詞一首

傳情詞一首

寄意詩二首

頭兒詩五首

贈香詩一首

果投詩一首

鄰美詩一首

移春詩一首

眼嫖詩一首

口嫖詩一首

買心詩一首

得趣詩一首

耐久詩一首

堅意詩二首

寄書詩一首

曉中詩四

五卷

烘堂

信師頰婦

初昏

睡鞋

致符

性緩

妙事

撒屁

酒色

新婦

童精

嫁鬍子

常酒伴

偷兒

硬

米匠

說說

學樣

釀酒

酸酒

初婚女

沒飯

首謀反

老翁

誇鴨

誇翁

躲債

碎缸

陰物直

鬍子

擊者

祭品

睡奴

約賊來

打老婆

酸酒

鄉民

西五篇

畫形

你祭文

川字

師吃尼

燒了

一字

看戲

糟餅

早起廣

托病

膏燒餅

子守店

醫帽

好唱

賠人

晚生

好唱

石碑

朝僧

弄童

共廣

送扁

暖風

行樂圖

破網

破帽

名讀書

長指甲

獨民縣

種田

紗帽

七等

老童

求籤

吏借桌

天報

好外

奴尼

喫醋

此物

寬腐

相僧

送客

此物

小娘

厚面皮

鬍子狗

同寮

官話

定親

糊塗

改對

富翁帶巾

江心賦

避暑

醫人

坐席

性不飲

私喫

撒酒風

大姨小姨

麥臉

求刺

眼喻

西語

卷

乙

妻化銀

香臭屁

丈人妻妾

肚裏膨脹

是如也

邦君樹塞門

公治長

宰予晝寢

爭坐席

於戲

樊遲

糞土之墻

君子儒

予縱不得大葵

回也其庶乎

小童

人皆掩鼻

季之所謂良臣

良知

代打

曉人臭

要頭

字義

微不出

昭出

床榻

恍惚

胖子

采婿

封君

宿娼

薄席

門子

漢酒

借債

倚門

吾輩

誇富

賣兒子

樂山樂水

南子

苟合矣

東面而征西夷怨

齊人

有友五人焉

浸坐性

喫糧

醃蛋

四等親家

性急

六卷

雜紀

四書諱章

舵背朝

聲者朝

者朝

西面

目

啞子朝

矮子朝

強嘴朝

蚊說

賦閨怨

相思文

蚯蚓賦

捕魚說

惜花吟

獨體說

明日歌

又明朝歌

布袋和尚贊

結交

拙生老辯

八月雙圓

題項羽廟

題岳王祠

題愛妾換馬

題貴妃浴溫泉

題王頂觀棋

嘲相如題橋柱

嘲金蓮步

嘲荆軻

塞下曲

西湖曲

宮怨

沔茄扇墜刻醉翁像

沔茄扇墜刻疾像

吳騷一

吳騷二

吳騷三

吳騷四

吳騷五

吳騷六

吳騷七

吳騷八

吳騷九

吳騷十

吳騷十一

吳騷十二

吳騷十三

吳騷十四

吳騷十五

吳騷十六

吳騷十七

西
雨
篇

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新刻洒洒篇卷之一

嘯竹主人編
鄧百拙校

情傳

瑪瑙簪傳

哲白而美
者之稱

吳中有貧士。魚四水者。字騰鱗。生而美哲。有才藻。二十
而鰥居。友人勸之再娶。生曰。吾命強。未宜有室。且亡妻
情重。欲終身不娶。無已。以妻克下陳。姑俟異日耳。里中



西正

一

二



這老尼是個緣的婆子

此美事送天上降下来的

豪室有少婦。乃齊氏之女。新寡。名綏綏。好佛。女尼往還。夜與偕宿。一老尼名即空。黠而多智。綏綏朝夕浩嘆。揣其意在無耦也。探之曰。盍不他醮。答曰。族鉅不可。曰。盍不選監奴之俊者。召入侍。答曰。賤隸羞與狎。且易口洩。曰。里中多美少年。擇一儒雅者。作文君故事。何如。答曰。我不奔果。是可免。當不惜與周旋。老尼曰。諾。一日。老尼引線人以事直造生家。生訝之。老尼屏人密告。以故。生喜許之。第慮彼門戶深邃。僕從多。無由入。老尼曰。中元之夕。群

西小清

一卷

三

蘭盆會止
身相緣會

尼舉盂蘭盆會。放燈水中。吾將誘彼私出看燈。令君一見何如。君當搥鼓以悚瞻聽。生曰諾。歸告綏綏。曰得一美少年其人謹馴。可以久暱。且曰俟放燈時試出一觀。當指視其人未幾而中元舉會。群尼放燈。綏綏乘小肩輿。綠綃幃。二小鬟隨侍出。觀燈老尼先期令生立道傍。搥鼓群免譁然。佐以管籥。聲甚沸。綏綏過生前老尼指生。生知是綏綏也。目注視而揚袂擊之。中節。綏綏命輿少停半响。方去。視生甚諗。告老尼曰。可免可免。令更婦人為情。

有情人見
了有情人
不知何以
為情

父早逢車
而

衣。潤入我室。老尼如綏綏指。令生入匿床側。夜定。綏綏與之飲。就寢。憐極。纏纏恨相見。晚留三日。生乞出。啟後扉。于是夕隱而入。朝隱而出。皆老尼所導也。一日生過友人趙入山家索飲。友人有妹名清揚。年十七。有珠色。未字。賦懷春。兄格客飲。必泛幕間窺之。見客之狂者。醜者。鼻者。輒對小鬟嗤笑。適窺見生。大以為佳。曰。翩翩者真吾婿也。一日生復過。飲酣。留宿館中。中夜令小婢離鶯。執燈潛往通意。生不敢應。小婢強之。攬袂而入。其

魚向少年
丰度清揚
焉得不愛

離別亦此
替會時亦
此替

歡樂踰于綏綏即訂終身盟焉一日過綏綏綏綏恐其
 有他遇要之誓生繆從之綏綏因出瑪瑙替二一紅色
 一黃色皆珍物也曰妾嘗以此替束髮十餘年矣異域
 所產良工所琢光彩晶瑩今以紅者贈君用此形管之
 義慎勿失生受之一日過清揚清揚見替喜曰紅瑪瑙
 不易得妾亦有替白者也請易之生意不可清揚志曰
 妾非貪此替也欲交相贈以結殷勤奚吝為生不得已
 與易之一日過綏綏綏綏語其替安在生媿謝曰昨醉

以替易替
就是身非
配了

此處到也
哄得人過

他人有心
于付度之
十思八想
必到真處

友人家竟為攫去綏綏泣曰妾贈此者志我好也君何
 不慎誤落他人手生給之曰失卿替罪誠在我我篋中
 有白者是先世數百年物今取以償子因與之綏綏曰
 妾非一替是借今君以此答我何異于瓊瑤失者不敢
 復問妾更有黃者并以贈君然勿再遺棄也生日諾
 易之綏綏性慧而多疑謂生必以紅者贈所私彼言特
 瞞我因令老尼密察生經旬老尼調得其寔告以清揚
 事綏綏大恨思所以傾清揚者囑悍奴夜持白挺走清

與入上陣
相殺亦好
如此用計

此夜魚生
若往必喫
一大驚

揚家伏門外及左道曰若某至托言其兄所遣執之俟
其哀乞而後釋之使不得再往若內有媪或婢或監子
出執之果招生者即撲殺勿緩是夜清揚欲招生令小
婢迎之將出門見暗中有猙獰者往來驚懼亟闔扉而
入相使不生是夜欲往忽心動曰暮夜蒙茸或有要於路者則
殆矣不若索飲于家留榻為便遂不往次日生宿友家
以中酒卧不起實內與清揚宿也悍奴偵伺無所得知
生果在友家歸白綏綏綏益恨清揚見生簪非已物

魚生還不
合認真

此以實告
禍根就在
此起

詰之生亦以答綏綏者應之清揚曰非也君必別有所
私伺與妾者當亦是所私者之物白者安在必索歸且
此簪果得之誰氏生不答清揚泣下如雨曰妾與君情
好不薄奈何以贈君者贈他人君縱他有所私不妨售
我不則此紅者黃者並碎于君前矣生笑曰毋太擊我
未遇子時雅與豪室之娶婦有密好伺紅者彼所贈也
而子白者後為彼攫去我情中人也左右顧盼皇皇如
不及子幸勿求多于我清揚曰噫有是哉桑中之詩彼

以危道練之亦是計之巧處

婦人使如此與階之心好怪

留子嗟良有以也。獨妾為君計。與娶婦合。大不祥。且潛入豪室。亦危道也。也。是心却亦有理。胡不絕之。生佯應曰。諾。然情不能忘。吾當珍此黃者。不得渡界子矣。清揚聞生言。密諭老奴。詢豪室。既有以。不嬖者。將以計傾之。而綏綏知生久溺于清揚。遂以匿名帖。揭于通衢。曰。魚生與清揚通。其兄見之不悅。遂謝却。生生媿恨。不敢往。清揚訝生久不至。詢老奴。老奴云。以帖揭。故且云。所與生私者。綏綏也。清揚嘆曰。揭我于市者。得無即此婦耶。彼問我。歡我。安能

流言如此。母氏焉得不防閑

紅紅白白。黃黃之絲。搬來搬去。真異樣也。

使之獨適。即以彼揭我。而魚部久之不至。亦何甘乎。娶者獨相聚耶。遂令老奴播流言。告其母家云。綏綏有佚行。母家戒之曰。毋備救。毋炫服。毋輕出入。必寡。恐貽父母羞。綏綏不顧。渡招生。生心念清揚。忽忽不樂。綏綏笑曰。向有白簪。豈某家物耶。蓋指清揚也。生驚訝。不答。綏綏曰。紅者必歸彼人。黃者仍還我。生出黃者曰。在此。卿善察人。我不敢隱。卿之簪歸彼。彼之簪歸卿。亦奇緣也。弟與卿和好。無間。而彼為諧人所搆。不可復接。殊恨恨。

西酉篇

一

七

春：不忍
忘憂

耳。綏綏曰：君何為瞞我？信誓旦旦，將安用之？生媿謝曰：多情者蕩，鍾情者約。我得子，又得彼，亦不為蕩也。且我念彼猶之念爾，使棄彼不復念，則薄倖者而已。爾亦何取于我？綏綏曰：誰能禁君不念哉？第有妾在，願勿他有。所圖未幾，清揚令老奴囑其翁姑之親黨曰：老尼為孀婦，媒招少年狎，轉告聞之翁，大憤啗，携老尼。老尼曰：有一少年，不以生對，携小婢，曰：有一少年，不知姓氏，詰綏綏。綏綏媿泣，不敢對。翁姑怒，遣歸母家，使他適。其人齊

翁姑此一
携恰是圖
羅玉殿前
景象

好姻緣翻
作惡姻緣
可惜可惜

翁惡其淫也。囚之，幽室。綏綏殊失意，然不肯死。曰：再見為魯，更名為直。時鄰邑孟僕射致政歸，生入謁，試以詞賦。絕美，嘆曰：以子之才，何患不鄉相？日給筆札，及饌廩。甚備。生作《雙娥賦》以自解。識者皆傳誦之。僕射欲為聘。婦生曰：亡妻義重，不敢拜承。僕射曰：少年不可無耦。我室中垂半臂，當為子買一妾。俟得第後，娶貴人女為室。未晚。生曰：荷翁外翼，思莫能酬。安敢他覲。時清揚之兄

僕射乃是
魚生之撮
合山

西廂篇

一

為生覓妻
就是舊姻
緣動了

瑪瑙黃簪
舊人物也
今以聘舊
人巧事巧
緣可見

遠遊其嫂錢氏為狠以清揚失身于魚生也不加禮清
揚寢疾僕射遣女妯為生覓妻適遇清揚家其嫂以為
僕射納妾清揚淫冶姑以衰翁苦之即許諾而給清揚
曰貴僚欲聘姑為繼室吾已許之清揚泣曰魚即遠遊
生死未卜柰何以妾許人女妯返命僕射謂生曰覓得
一女將以歸君君試出聘物以見意生曰貧居孑然獨
有一簪乃瑪瑙而黃者是舊人所贈之物舊人不可沒
合今以聘新人僕射曰善因取簪并他儀以往清揚見

先替想必
憶魚即此
侍此夜鞋
為情

如此急迫
嫂氏似太
情毒中

替泣曰此魚即冠中物何為乎至此豈天下物有相似
者乎哉非魚即死不他適其嫂委曲勸之不聽執簪而
卧嫂夜與女妯謀曰清揚嬌態甚我安能久蓄之不若
具舟江汜夜突入抱持而去彼時即啼泣無能為也女
妯佯去買舟以俟清揚以女妯既去不為防就寢夜分
嫂率僕婦五六人及女妯突入清揚房急抱持清揚絳
帷而出清揚以為盜也急呼婢求免而疾馳入舟則見
惟女妯在傍僕婦曰嫂意也清揚號呼欲赴水眾共持

西酉

一

為新人漢
得日人真
出意外事
子分子分
如此邂逅
何

之清揚泣曰。妾之醜也。犬豕不如矣。媿之強納聘。而劫
我以去。是豺狼也。次日僕射先期命與從來。送清揚薄
施膏沐。絳衣青佩。翩若仙人。而啼痕紅臆。望之尤有艷
色。至僕射宅。生曰。貧士娶妾。則奇僕射曰。自應侍以妾
禮。清揚初來時。意僕射老。患夫所及。下與遠見生。以為
其子娶之也。及下拜。相瞻顧。各驚喜。僕射開西第館生
于其中。清揚既歸。生歡樂倍昔日。僕射母子女侍生。息
禮愈優。生謂清揚曰。得子良快。第豪室婦。猶繫情清揚。
夫定相緣
及見非薄洋人

魚生此心
正身厚唐

時緩連
此害可憐
其堪悴一
板花

笑曰。與君暱甚。何致中絕。生曰。流言繁興。遽致狼狽。清
揚笑曰。彼流言者。實妾為之。生驚曰。子何妬彼若此。清
揚曰。何妾與君絕時。妾恐其獨得君。且揭于嚮者。疑出
其手。故妾陷排之耳。生曰。今子歸我。獨令彼失所。我獨
何心。清揚曰。豈婦不可聘也。君母念彼。妾當聘一女。以
謝過。因呼媒。囑之曰。必處子。我當以妹視之。以黃簪付
媒。曰。即以聘我者。聘之時。緩緩居母家。幽室中。憔悴甚
而齊翁已死。緩緩有弟。名傲。欲其遠嫁。以滅宿醜。而媒

西四篇

一

十

天緣所在
綏綏不欲
嫁不得不
嫁者

不知相見
時作何意
思

適至云聘為妾其弟許之。綏綏見簪曰此吾物也。詢媒曰魚生耶。媒曰孟僕射通家子魯生。綏綏受其簪不欲嫁。其弟笑之曰今不欲嫁昔胡以歸失身為妾亦愈于幽室。媒歸告清揚曰某氏之處子也卜吉。綏綏來生撤簾大驚。清揚問故。生笑曰即妬溺之人亦爾所妬之人也。綏綏羞赧不自容。清揚亦欣然相接無忤色。成禮之後融融如也。暇日相對語昔事生笑曰兩人出歡耳而予不知女子之情巧于相妬。然始相妬而卒同歸則好

三替通柏
為聘此天
意巧安排
耳

三詩俱清
速有味

合之緣。又非妬所能奪也。瑪璣三替。紅者出于綏綏。今歸清揚。白者出于清揚。今歸綏綏。黃者亦出于綏綏。而予以之聘清揚。復以之聘綏綏。轉相循環。具有天意。於是各插一替。而三人賦盍簪之詩。生倡曰巧琢奇珍。瑪璣替幾回離合。總成二少原。莫嘆垂由覓一對。嬌娃狎美男。清揚和曰愛弄如晶似雪。替紅光黃彩合為三。贈夫聘妾情無恨。並插雲鬟咏百男。綏綏和曰殘妝羞整。贈雙替。別時新替恰湊三。兩地不妨癡妬甚。同衾取次

妻妾皆知
此是魯生
大樞分

伴奇男。生大悅。次年秋試。生得解者。明年為尚書令。季公幼婿。夫人賢。兩妾之寵不衰。

結想

有此一思
要得無幻
妄之事

施時雨。與何荆水善。同舟往楚。時暮秋天。蕭蕭二生。夜苦寒。又苦宵永。不能寐。展衾相倚。荆水謂時雨曰。客途淒楚。壯心窄。悵安得擁一美人。猥眠至曉。時雨曰。商聽惜。膚兩臂欲粟。而足復苦僵。宜多服狐裘之衣。庶免疾耳。奈何。其侈念于此。荆水笑曰。腐儒年少者。隔宿不御色。

思思想想
就有女子
而來到水
即狎之可
謂要色不
要命

通真語
辱烈容悴。而神迷眩。不能事事。予以子故。久不言淫。環今我。吾健。值此寒無抱持。能弗動乎。時雨笑曰。雖如君言。美人又安得而挾之。言未竟。有一人。擗蓬而上。荆水驚起。曰。誰耶。視之一絕色女子也。時雨驚曰。子良家子耶。青樓女耶。狐魅耶。水怪耶。女子不應。卸衣而投荆水之衾。荆水愛其白潤。振其衣。皆綺繡也。欣然擁之時。雨曰。柰何不審其人。而遽與之卧乎。荆水笑曰。湘江之黛。洛浦之珠。又安問乎。細視之。眉長而婉。頰薄而紅。盼

曲盡雅興
洒乎不
知是魚樂
小耶水樂
魚耶

此女子來
歷不明
荆與狎

波可流。唇珠可搥。捧而問之。女子愧不能應。撫其胸。塞
上酥鷄頭肉矣。時雨意其為妖。避席遠卧。荆水曰。子素
何居。我于獨幸。時雨同之。而卒不肯來。荆水笑曰。妻妾
圍繞。精魂自銷。况佳遇乎。曲而近之。微以腕拒。展舒未
適。婉若含顰。若怯而柔。更銳以決。花能助情。車亦如意。
觸輕履薄。遊刃運斤。卸粉含香。嬌其難任。剪雲簇雪。愁
自可憐。荆水亦恍惚。浮沉喜惜交溢。女子暗而不言。汗
漬胸臂。時夜將半矣。荆水抱之如玉。時雨笑曰。輕薄免

相違難奈
哀告別莫
勿外一宵
思愛頃刻
分離令人
悵

此豈禮所出耶。何不遣之。昔將載以行也。荆水曰。古稱
溫柔。今始信之。佛云。血肉吾所不解。今夕何夕。覩此柔
者。俄而天曙。女子急起。荆水撫之。喜戀殊甚。遽起整衣。
卒不能挽回。顧一笑。宰然登岸。荆水即據船呼之。倏而
不見。曰。是耶。非耶。其結想所致耶。翻然就枕。猶餘粉香。
怨恚時雨。謂其催迫。時雨大笑。解維而行。

真似夢

一士人初病愈。出訪友。至友門。見門有署。曰。我在翠樓。

西廂

一

十三

誤入姻緣

幽冥之事
即此可見
誰人曰無

巷。生不入門。即奔翠橋里。里去家四里。時日暮。生奔入
巷。竟不知友在誰家。計歸去。黃昏難行矣。因欲投宿。道
一家。門半啟。生闖入。垂戶阻。入中堂。無人生。大懼。俄而
一老媪。過其前。生告以故。媪曰。正好正好。曳生之裾。而
入。生隨之。至一樓下。見兩旁青衣女侍。望生而避。生不
辨。媪曰。聊坐此。須臾。環珮之聲。鳴于內室。生驚曰。何家
宅眷。媪曰。何須問已。而一婦人。至年二十許。脩眉鳳目。
衣彩繡。燦燦眩人。生與之揖。婦人曰。先生昏夜至此。無

正丹一
迷魂湯

這樣婦人
不知是何
鬼魅

以為款。敬進一卮。纖手奉觴。授生。生驚喜受之。酒色沈
碧。而香且醲。不知何物。頗難飲。婦人強生。生飲盡。忽忽
覺遍身熱。且痒。尋腹亂鳴。勢翹起。不能制。又若慾動。欲
泄。正自訝其奇。而婦人即于生前。卸纖縠之衣。解縷金
之裙。漸脫至裏衣。以手牽生入房中。香氣氤氳。珠玉輝
耀。錦毯翠幃。曲見艷美婦人。婉有餘妍。兩頰紅暈。上體
之衣盡釋。雙乳嫩白。膚澤更膩。左右皆綠燭。照如白日。
婦人恬無羞色。視其中視。玄牝突露。芬芳襲人。生此時

而初篇

一

十四

如此相嫁
却不是好
姻緣也

此處不知
何處有如
此多女子

不知何以。而老媪矯有膂力。急為生解衣殆盡。生勢昂
蹶不降。一無所掩。老媪逼生使卧。婦人與頗熾。橫跨于
生之上。婦人極盡俯仰之態。生不能禁。汪然潰矣。婦人
笑曰。無能漢子。即起而著衣。生雖潰。而勢不孝曲。所潰
者。淚無涓滴流溢。疑已為婦人所吸矣。媪曰。先生樂否。
仍逼生卧。不令之起。婦人衣竟何。西房呼曰。阿姊盍來。
見一十四五歲女子。衣絳綃。過見生。驚曰。何物裸奴。欲
竊人香玉耶。聞然而笑。生曰。夫人何不令我衣。婦人曰。

似快樂却
非快樂

這樣異事
說與傍人
渾不解

未也。謂女子曰。請試之。女子有難色。曰。渠樂。我不任。受
苦楚。婦人曰。倒其珠簾。將令其不復行人道。女子曰。會
見裸奴樂死也。因卸衣。一如婦人。而戶更淨。垂茸茸者。
不令生動。而自能植置其內。初作難堪狀。已又作蹙眉。
不可進狀。然卒不相舍。宛轉摩弄。悉而後浸其頂。乃自
展。膝必欲罄其長。作一回啼。浸作一回笑。生亦任之。漸
覺滋潤。亦漸能納其所苦。若女子回顧婦人曰。老娘費
盡力。只便宜了裸奴也。女子少。而婦人以姊呼之。又自

西廂記

一

十五

記

一個去矣
一個又來
到此地位
也只是沒
奈何也
是這奈何

謂老娘生疑而不敢問。任其踣踞。但覺飲酒後。勢彌肥。而堅且銳。加以女子據其上。尤覺真然。自夫女子之陰。若能吞吐。若不須。史令生體痒難支。浸走其驪珠。其走也似倒峽。似湧湯也。女子欣然曰。吾謂裸奴無能。又何足當老娘一刻跨也。俯而飲生之唾。因浸起。所走者。浸無所見。生雖神不倦。而心輒歎之。但若為老媪所縛。不待一屈伸。亦無可奈何矣。女子滄對鏡。加脂粉。笑謂婦人曰。何不令姐兒來同飲此味。婦人曰。善。遂向東室而

一夜與鬼
交吹此生
想亦作鬼
運下

老婦欲漏
此知趣的

呼曰。姐兒來。吾語若。忽有一老婦。髮短而白。尚有龜紋。來曰。云何。女子曰。試飲此。老婦問曰。進。進。未。婦人曰。渠飲。危而已。我試之。姊試之矣。第爾勿有所漏。漏則令裸。奴反加肥澤也。老婦曰。可。可。否。否。顧生曰。若樂。否。生心疑。老婦以姐兒稱。而不能答也。見老婦肌細而白。宛若幼婦。解衣而迎。生覺所合者。瑩然。勝二子也。老婦亦似知味者。接于中。而怡然。若有所感。畧為圍闕。而老婦輒然笑。顧謂女子曰。我將漏矣。將奈何。女子曰。不可。婦人

西西齋

一卷

十六

老婦此
一漏救
了此
生性命
不然
還有
命到
家否

曰。吾故謂姐兒不長于此。姑忍之。老婦震盪踰時。又顧謂女子曰。竟不能忍。將奈何。婦人曰。好了。裸奴也。生勢亦突若孤背者。遂汨汨而決。不可遏。老婦亦沛然淋漓。生恍然迎之。神骨爽甚。老婦曰。失得半矣。女子曰。非爾裸奴且死。雖然。吾輩苦之數矣。縱可去也。老媪請曰。延此子。維予之功。且予為夫。縛此子。用力幾疲。幸惠以及我。婦人叱曰。媪毋言。不能以壯者來。僅得此羸弱。無罪之贖。奚以惠。請老婦曰。盍擇之。起。生始得據席而起。

此酒莫非
是還魂湯

一夜著鬼
迷片何不
曰呸呸

老媪暨二三青衣。為生整衣冠。婦人笑曰。君倦矣。可再飲一。明日無對人言。生受。酒色不似何所飲者。而清香可。飲竟覺火息而神怡。欲別。女子曰。此間耳目多。無能。番子。得間。可再來。生曰。諾。婦人曰。匪姐兒。君那得。匍匐。再出。此門。生亦不解。所謂。因令老媪。導之。出門。時黎明矣。謂生曰。南首。即汝友家。生遂別媪。到彼。叩戶。友披衣出。見曰。子何如此。早來。生告夜來奇事。友笑曰。天下寧有此事。生曰。信有其人。吾將物色之。友曰。爾識

如此幻境
又想着真
該死的人

其門若何人何姓。生日不記也。友曰。若然則何處尋之。耶子雖得佳遇與夢何異。生歸家。忽忽神眩。醫者診之。云得渴疾。生日夜憶翠橋之事。夢泄不止。竟以髓枯死。

琥珀杯傳

此亦可謂
奇妬

文公名懿。新安人也。位歷春官上卿。年六十致政歸。夫。人洪氏。早世。有一子。曰頰。相。以父廕為國子生。娶汪氏。性奇妬。禁制其夫。閨中無半臂。僮僕亦無少艾者。頰相。素懼內。惟閉閣讀古人書而已。文公家居。有老友司徒。

有如此狎
客到也不
壞人事的

此也是一
說亦有可
采處

器。有狎客仲孫。時追隨杖履。為山澤之遊。孟冬天。暄。文公築圃初成。群花茂。文公招二人飲。文公曰。富貴歸故鄉。樂矣。然更作何事。以樂餘年乎。器曰。名公。爵秩既崇。勲業亦炳。東山望重。幸即出。而展未盡之猷。霖雨益梅。惟公是賴。不則集名流。開絳帳。講千聖之絕。學蔚然為當代儒宗。而千秋俎豆。與豐宮同不朽。豈不。休哉。文公曰。吾老矣。受國恩深重。酬報屬之後人。若講。學同盛事。然品不高。識不精。恐盜名而滋謗。且吾又何。

沈氏

選娥媚克
姬媵到也
洛得快活

二客據撥
文公分明
是天意所
在

能敵齒牙。何人稱說耶。鷲曰。令嗣多才。箕裘克紹。名公
謝却人間事。正當及時以行樂。古語不云乎。年不滿百。
懷千歲憂。晝短夜長。秉燭可遊。服食求仙。多為藥誤。渴
飲美酒。被服純素。以鷲之愚。莫若選娥媚克。姬媵。上之
可以行彭篋術。長年久視。次之可以多男。繁其胤祚。下
之書飛樽壘。夜侍衾枕。可以開懷而寄興。何必戀戀魏
闕。及腐儒生計。批文公掀髯而笑曰。善哉。仲孫獲我心
矣。器曰。名公春秋高。當以色欲為戒。文公曰。諶而不御。

忽然聞詩
娶妾事汪
氏即恚此
婦臨老還
吃醋

頤相喜婦
娶妾好見
子好見子

御而不繼。庸何傷。遂出金帛。命鷲聘妾。汪氏聞之。大驚。
曰。翁促死矣。鷲喻艾。何復爾。使姑在。何敢耶。即走家祠。
對姑王而泣曰。一夫一婦。古之制也。無子而後有妾。今
有子在。翁何復然。頤姑視取翁者之魄。而廼翁衰。使翁
獨居。彌康。而繚菴。歸而呼頤相。謂之曰。翁老而悖。欲
覓妾媵。爾盍諫阻之。頤相曰。翁暮年。無以為娛。正項此
耳。且公卿家恒然。無足訝。矧翁既命之。詎可違也。汪氏
憤恚曰。爾欲效翁耶。我在。母生是心。頤相笑曰。語翁則

西西

一

十九

這兩個女子豈知相合許恁好

玄霜有孕此老還是
有本事的

翁何波及我。遂巡而出。未幾。以千金聘買人女二。一
脩窈而嬌。一白皙而麗。文公悅之。名曰絳雪。玄霜謂其
為延壽之餌也。汪氏見之。怒形于色。勉為禮。不與時相
見。文公日坐園亭。命二妾各買妍婢。教以繞梁之歌。迴
波之舞。二客時來。亦不避去。乃文公則極快。忘其老矣。
半歲。玄霜忽卧疾。首暈而多嘔。似孕也。汪氏聞而驚。又
謂頰相曰。曾似有身矣。翁年邁血衰。無受孕理。必霜與
如輩通。君亟發其奸。勿令他日亂吾族。頰相曰。是何言

頰相只喜有弟汪氏
不喜有孕大相懸絕

妬孕之心
見于辭矣

哉。翁壯健宜有子。且吾鮮兄弟。得之幸甚。慎勿妄有所
議。汪氏曰。此大不利于君也。聞翁以誨幄息。更有一廢
虛而待吾子。今生男彼必得之。任子清階。柰何為他人
有。頰相曰。吾既廢矣。且吾子何得。更叨祖廢乎。卿勿過
慮。以彰予之過。汪氏退而嘆曰。必不令妖婢育子。亦必
不令妖婢之有出。而攘吾廢。一日招絳雪。與語曰。爾知
霜有孕否。雪曰。知之。汪氏曰。翁已老。此必非孕。疾有為
血格者。試醫診之。雪曰。諾。以告文公。文公命仲孫囂。召

這醫生大有德行

汪氏果以好藥調護。豈不賢哉。惜其不然。

良醫汪氏密令人賄醫曰。必以藥墮其胎。醫疑而告。囂曰。有是我子。第陽應之。醫入視曰。孕矣。不藥當自愈。汪氏恨醫背其言。令奴跣之于途。盡拔其鬚髮。醫稱疾。不來。汪氏過候。玄霜曰。聞有孕。喜甚。近何似。霜曰。不耐食而思酸。周身迷倦而不快。汪氏笑曰。孕也。然須以藥調護之。庶不致久困。世稱害免。令人不堪。醫言不須藥。謬也。我舊有藥。最宜一二月胎。當送爾服之。次日汪氏命僕婦以藥致玄霜。玄霜信以為然。將飲之。絳雪曰。日

厚胎事汪氏真是個狠心婦人

汪氏此愧亦有一點良心

者汪謂予。恐是血格倘投以破血者。則奈何。且汪意悻悻似不可測。霜曰。或以墮胎之藥投我。未可知也。今持藥來者。腹彭亨。亦孕婦。即迫令飲之。僕婦不知其故。飲立盡。少頃。腹痛如刺。如沸。亟馳去。隨令人探之。則胎墮矣。霜吐舌謂雪曰。汪益惡我孕也。微姊愛我。我我不保其生。汪氏聞而媿焉。時頽相將赴京。授官文公登臺而餞之。聞玄霜有孕。色喜。手執琥珀杯。憑欄笑曰。老夫倘得寧馨兒。願浮此百杯。不費失手。墮臺下文公。獲曰。孕

汪氏

杯墜不破
真與玉釵
不折事俱
可大異

絳雪這女
子到是純
良的難得
難得

生男則無碎。巫取視之。果不損。驚與罷。時在坐。起賀曰。此玉釵之卜也。敢豫為弄璋慶。一日汪氏謂絳雪曰。子與霜並以色事翁。今霜果孕而生男。則母以子貴。子不若之矣。我為子計。必當時與之競鬪。誤擊其腹。使孕不寧。而終墮。他日爾有孕。則彼亦有之。無妨也。雪曰。妾與霜同群。稱姊妹。誓和好無間。彼子猶吾子也。誤擊而墮。所不忍聞。汪氏曰。爾與霜相暱甚。曷為俟霜病。即媚事翁。不二心耶。絳雪曰。當夕事主。霜命之矣。妾何嘗有矐

一

二

這樣邪巫
信他何故

玄霜注處
正是玄霜
批處

心。汪氏知其不可動。笑曰。痴哉。不足與謀也。一日汪氏呼女巫至其家。密告以故。女巫曰。能降神。玄霜曰。亡神言吾孕是男耶。是女耶。女巫散髮顛舞。作神語曰。玄霜。吾司胤嗣者也。爾不應有子。星月之下。觸神祇而得孕。胎中非嬰兒。乃山魃所托。以居者。淨憚而多齒。育必殺母。殺母則馳而伏于梁。旬日即去。玄霜驚泣曰。神何以救我。女巫曰。憐爾命薄而夫。然生來無大過。今幸其形未全。亟以熱磚熨爾腹。揉之使下。庶命獲存耳。玄霜曰。

西

一

二

這樣巫神
不怕弄死
人

強之登假
山就是立
定促命之
計了

命而倖存何恤此孕即如法熨而揉之玄霜腹脹而不
苦雪曰未聞降胤嗣若剗人胎也且巫覡多偽妄不月
信毋輕自殘玄霜遂止女巫半晌而寤若渾不知也若
玄霜亦疑之酬以錢粟而去越數月霜孕及八月矣
汪氏邀之至園觀梅花霜以疾辭汪氏逼之拉而偕往
至園宴飲婢輩迭歌以侑觴霜性不勝盃酌強沃之遂
醉汪氏復拉登假山霜徙倚不能前雪曰姊腹重不可
升高乞已之汪氏曰有胎若多步則易產恐尺响嘍豈

以賣花婦
可云是媒
婆

奴要嫁就
另這女子
肯與

趁謁曲下禮焉婦疑其貶節曰君何巧書生指處子之
家曰此中奇貨可居能使我得否行將贈翁明珠一串
婦笑曰為君圖恐不易鈎以君美姿容曷不令彼見之
書生曰願也恨無從婦曰彼有別圃在宅之後彼時偕
女伴遊于中君可突而過也書生曰唯唯次日婦一以
告處子處子曰吾故愛其人第不敢以列事奴點題要嫁敢
謝無緣一握手矣婦曰子之禁毋感悅也貞淑之操也
雖然一觀其何害處子哂曰與偕來婦喜馳告書生啟

相見雜為情

處子執裙
襦亦是此
假意思

後扉書生躡于亭榭之間。花徑掩映。幽深若山居。俄而
婦似處子至。黛淡鬢斜。漫不為飾。含顰展頰。若喜若愁。
是鶻鴻游龍。宛曲有致。書生見之。恍然却而復前。處子深
深欽絃。書生答拜。鶻悅無主。婦曰。子盍坐此。奴去便來。
處子躊躇不寧。欲與俱去。書生情溢。從後抱持。處子孌
娜難迴。嬌暈的的。卒不能言。生無狀。卒欲相犯。處子執
裙襦。殊固。書生曰。洛浦珊瑚枕。業以贈我。子海何為拘
拘者。處子迫于生。不得已。面赤曰。奴要嫁。不可以野合。

這一推彭
他下得手

危中得安
死中得活
總是天意
所在

難非者。或固拉之。霜不得已。升山。復進數。危醉轉甚。下
山步趨。趨汪氏。忽從後推之。霜顛仆及地。汪氏佯驚曰。
失步耶。雪驚。披之不得起。衆婢皆見。汪所推。無敢言者。
霜遂腹痛。婢群聚掖歸。走血少許。汪氏復欲進藥。霜曰。
毋須此。當自定。汪氏方利其墜也。而血旋止。腹復安。文
公知汪之妬霜也。惟諭婢輩。汪有飲食藥餌。戒勿受。類
相在京。聞汪之推霜。頓足大恨。然不敢貽書譙訶之。越
二月。玄霜將就蓐。汪氏召老媪善收生者。重賂之。囑曰。
諒此計也

兩西

一

二

河

本是這等
調護此男
必作呼婦
之虫

此媪能直
吐其事不
良中良處

生女耶則已。生男耶。密插碎其陰使啼一晝夜而死。置
知汪氏妬。恐產時復有所乘。先期招收生之媪四人。相
率而進。雪識此媪。素與汪性遷者。疑之。及產。此媪堅請
執事。雪不許。另擇一媪。果生男。此媪旁立而嘆。雪曰。若
嘆何為。答曰。尚書老而浴麟。夫人少而夢熊。福不可及。
皆是嘆也。雪曰。必不為此。囂時在堂。聞此事。呼媪出。皆
之。令吐實。媪直述汪氏所指。囂嘆曰。毒哉斯婦。不明正其
罪。則釀害不已。子其殆乎。告文公。文公曰。有婦如此。斯

不明正其
罪豈能使
其翻然悟
惕然改

亦聽之。囂曰。此不可不假君命責之者。使歌婢二人語
玄霜。轉告汪氏。曰。翁有言。爾翁有妾。生子。其常也。何與
于爾。而輒傾之。人自有命。非爾所能傾。伺之。投藥不飲。
降巫不信。推仆不墮。皆天意也。如為田榮計。素積饒腴。
何必以多子較錙銖。如為廕。則欲與孫。即與孫。生男。于
爾無損也。蘇翁不可為孝。傾人不可為慈。其條慮改行。
毋為爾夫子辱。汪氏聞之。媿慙。掩面曰。子婦愚且貪。扭
于奪廕。而狡獪百出。無所逃罪。今翁寬其罪。惠然詔之。

而

一

二

江記

婦能悔過亦是好處

此處匪好

敢不自新。以道作孽。文公曰。婦能悔過。吾何責焉。家婦能賢。家之福也。未幾。頴相授官。省親于家。值玄霜生子。彌月。文公錫名曰陽相。頴相與汪氏治湯餅之會。延器。二客飲。文公出琥珀杯。飲客。漢曰。往戲頴相時。杯墮。臺下不碎。以下男。今果然矣。此杯賜頴相藏之。為老。恐不能恤稚子。欲汝保陽相。終身無虧傷也。因斟醴賜之。頴相跪而飲曰。不敢惑婦人言。失兄弟誼。而忘大人今日之訓。汪氏亦與絳雪玄霜飲。深自愧悔。霜信汪氏無

好一個頴相雅得元

此亦是貴悟處

他腸。而雪亦嘆汪氏不終好也。時文公拜爰立之命。携二妻及陽相赴京。頴相與汪氏番家。即為陽相。鍾姻于鼎族。新安頴相得兄道云。

花神傳

當時蓋有消渴生云。消渴生者。楚人也。或云。家氏玉直。夫裔。又云。出臨邛。司馬浚。弱冠而婚。新人色艷。生頗。驕。然情蕩。輒曰。丈夫生亦有限。徒守一女子。以老乎。省。慾禪身。其奈朝夕間。歡數何。友人曰。子年無幾。矧燕。爾。

而而

一

二

江表

此引長中
即書語亦
入得好

此友人後
天理教他
行著此十

方新何漫洩姣好而適淫之。袁中郎云願得生子果
命妾數人。此言微有致。然薄傷雅。子室家相守更何望。
乎。然小卉野艷。何地處有。但恐有色無態。或有情而寡
容若者。奚以奉子。且子之內子妬乎。生曰。是尚未知妬。
我獨口澁。未忍言歸媵耳。子無施琴投玉之趣。子何以
稱風流。小宋乎。盍若漫親者尊者之妍者。致一慙慙焉。
野也。偏帶艷。
間而不常奇。而不泄不亦善乎。生笑曰。聞命矣。生之母
兄大夫公官歸楚。生尊父母命。往省之。大夫公與配夫。

招成入室
盜去惟丹
玩好笑事

見此妍
寫得不起
深心

人謀曰。甥來此年且長。余無子。不若以甥子之。甥新娶
有室。盍以婦偕來也。生子于竹居。季有五先生。父以多
子故聽之。生因與妻棲母兄家。大夫公與夫人善遇焉。
殷殷然煦寒而徙濕也。生亦相安。漫室後。去百步許。建
一齋。日抱膝其間。嗜古文辭。日矻矻不置。夫公有三
如夫人生初間相見。後漸相視甚熟。特不檢愛。僕以語
耳。生私喜曰。友人之言妍者。非此其何得。如夫人各有
室。然皆左右夫人房。生不甚知。足跡無由躡至其間。時

西

一

二

三個名字
亦是愛徒
人的

即針神伏
奴俱是可
人的女子

聞夫人呼名。則或呼針神者。或佛奴。或花神者。生問。問婦曰。夫人所呼。孰為孟者。新人曰。針神者。巧也。佛奴者。德之柔以順也。花神。謂珠色耳。三子無先後序。本無甚異。而各以一名。則夫人意也。生笑曰。孰為其。新人曰。得聞共簾箔窺之。當指示子。乃若脩眉。月面。簌簌其步。而嬌不出戶。時見纖手如玉。身披繡帔。皆兩目裁。針神也。佛奴久不見。見多急避。偶以公事出堂。則素衣薄飾。舉止安詳。目不上視。常却立。更少言笑。生曰。固佳。太平事。

荔意果亦
可人

花神這女
子臨溪雙
洛浦對月
兩婢荷者

蘭善弗取也。頃見年可十四五。布為裳。而嬌波送人。盈淺若秋水。更春山低映。香膩絕人。生驚以為花神。新人曰。夫人之婢。荔意也。惟依夫人。大夫公不得近。生私曰。此奇花也。何必花神。花神色最麗。而亭亭嫋嫋。恍若行雲。此為夫人所喜。最辱相使。得出戶外遊衍。然不耐膏沐。天姿獨頎。而幽雅如梅。綽約如桃。清潔如蓮。香芬如桂。嬌艷如芙蓉。真傾國名花也。生復心屬花神。乃新人亦慮生有他心。時防閑之。生頗畏耳。日苦思輾轉。竟無

海山

看如此多
人奈何試
件偷花手

傾主意只
是如此一
看更如

以致情于花神。而花神又未嘗流目視生。生心切。常遠
尾其所之花神。每有所往。非針神為侶。即茹蔗踵馬生。
無可如何。輒付噫嘆。徒以狂興寄之。新人。新人亦曲媚
生生。嘗賦名花曲。折花新咏。眠花集。數卷。悒悒不樂。私
自謀曰。初不獲摩肩勾足。而遽想偎倚。我亦真癡。然處
此地。料無摩肩勾足之日。而我必欲偎倚之。則調情牽
趣。皆屬緩著。但一相值于僻所。便當強淫之耳。又私自
謀曰。使彼本貞。而遽強之。強而彼呼。人將知矣。即繼之

丈夫死。裙帶與死。替纓一也。今不待花
帶此語。誠哉

事怕有心
人如此。簾
策即怕花
神不到手

去。彼必曰。夫人不繼之去。卒不能強狎。而人來。我復潛
三自謀。幾許躊躇。何地。又自謀曰。丈夫死。裙帶與死。替纓一也。今不待花
神且死。與其日切切而徒自斃。莫若且強淫之事。之不
濟。繼之以死。亦可耳。生死此一舉。復何恨。謀定。因以尾
花神。花神實不知生尾之也。來而去。去而來。經生書室
前之右。齋蓋夫人置篋笥之室也。夫人時有所取。故輒
令往。乃生往書室。則必經此。非枉道。生又自謀曰。機
在是矣。夏月生浴後。仍坐書室。生好脩容。雖蘊隆必肅

曲西第

一

二

劉卸直
天台洞

此呼盜云
若豈知是
偷花賊

衣冠不裸程箕踞。然時時覘右廊之往來者。一日見右
廊之室閉而不鑰。戲啟戶入觀之。見篋笥充盈而有路。
婉轉生循路而進。轉入數十步。見一小閣亦閉而不鑰。
生渡排之入。則精金奇玩羅具左右。生曰。此夫人秘室
也。我非貪者。來此何虞。因坐而檢其籍。知金帛累萬萬
也。俄聞人聲大呼曰。誰啟此戶。得無盜乎。急入。又呼曰。
秘室未為得。無盜乎。時生驚立門後。又聞呼曰。此戶果
開盜無疑矣。生見花神獨來。深入秘室。驚喜無主。突出

強手強手
若軟此則
傲不海

遊魚落在
網中矣怎
去生脫得出

而樓花神殊緊。花神見生狂肆。面遂大赤。遽曰。何若
何若此。若何可如此。人來矣。人來矣。力掙不脫。生曰。人
來我死矣。子亦不得獨清白。且我慕子甚切。今死當同
之花神實出不意。計無以自解。且掙且曰。天下豈有此
事。害我害我。生曰。我蓄心久矣。今既無狀于子。即釋子
必出。曰。尊人。我徒愧死耳。花神答曰。我必不言。放我放
我。生曰。子雖不言。其誰信之。今且狎子。又何患子之言。
急以手下解其裙。花神急掙。且執裙甚堅。而生且極力

這繞是狂
碎花心

由他打也
由他罵只
是要只是
要

解之花神泣下曰。如何好。害我害我。力掙不已。生又舍
裙。而竟入解。其褲。花神愈執手。不可開。生逞狂力。撲花
神。仆地。花神面甚赤。羞避無地。曰。君何得用強。若此。津
津香汗如雨。而生急以身壓其上。花神雖掙而不得動。
且秘室甚深。邃。即大呼。人無知者。生更勝壯。曰。卿。卿。何
必固執。今死亦不休也。花神曰。如此作為。我將誓君。天
下豈有如此事。生曰。任卿罵矣。啞肉何辭。時生手裂花
神之內衣。已盡破碎。潰力脫其褲。忽裂。下股間無存者。

不是用這
樣強。手
段。如入坐
山空。首回
矣
不。由。此。地。坐
不。由。此。地。坐
不。由。此。地。坐

時生惟繫單裙。昂然露其陽。而投之。兩股。兩股終不有
開。生復以舌抵花神之唇。花神且掙。且自轉其首。生首
右。花神首轉而左。左則又轉而右。生以兩手力持花神
首。而以舌投其口。花神口緊合。而不可開。生之唾橫流
花神唇頰間。花神且拭。且搖首。曰。用強如是。豈是讀書
者所為。生曰。今許不復脫。吾手何苦。尚作倔強狀。耶。因
左手持首。而以右手拍其股。用力猛銳。嫩膚香乳。不暇
按也。花神雖力夾其股。而生手力勇。陽溲向其間。勁擊

不

一

三

花神百鍊
剛要作軟
指柔亦是
沒奈何得

大有佳趣
入云境矣

之。兼以生之致。又透其肢中力壓之使下。而况花神
質無長力口雖曰如何若是而不覺為生所開。生一
其肢而昂然之陽。復亂攻其隙。隙不能為。不免突入而
生即捧花神頰。乃花神不復言矣。生曰。已遊瓊室。更何
守焉。乃復以舌投其口。而舌遂能進手唇抵乎齒。而齒
復緊扣不可開。生曰。又何堅不入乎。力抵之。而齒若不
得已而開。生又蹴花神吮其舌。僅含之。更不為吮。而生
之陽。復索齋其中不已。生曰。子何不言。花神媿不能答

嬌模樣受
秋人也

花神不覺
有此短子
亦不想有
此怪趣

生漸撫摩其身。奇香暗散。著手皆酥。狂心殊快。乃花神
手不復撐。生始得恣情獵之。如是者彌久。生意頗暢。
花神掩向不復動。生又牽去其袖。而與接唇。花神雖終
不吮。生舌乃強之自吐其舌。亦稍稍出少許。生吮之。不
已。而花神屢欲縮不許。兩情自浹。第更不覺言。生強之
卒不言。生之興溢。而後釋之。起。花神本不備粧。而今更
覺鬢之飛蓬矣。生謝曰。冒死罪。載中膽。犯清質。罪與感。
切。然既為我污。子安得視為露水哉。花神束裙。低首。僅

相交入于
三可尚如
何拋得一
片心明日
自然是來
的

昨日彈蕊
今日和蕊

曰我去我去。生曰子去。料不泄。但情無已時。願子明日
當淚來。花神笑而點首。因急去。生俟其去久。見無人性
來。始出歸書室。卒無一人知者。生是夜御新人。而新人
益無所疑。生于次日。仍至秘室。預候花神。俄而果至。生
喜甚。曰子真信人也。急以手入懷。則止繫兩裙。而不灑
褲矣。生喜甚。曰子何多情若此。花神笑曰。名花乍沾。而
露何忍忘之。生喜甚。曰子念我若此。我死何恨。吮舌。飯
染益極。綢繆則樂也。融融矣。事畢。子去。由是日會不已。

如此等度
列是銀容

與甥有私
還消問

生患事露。謂花神曰。子之纏我。感何可言。第恐他人知
之。將而獲戾。前未遇子時。我甘猶死。以謝初願。今也則
願同生為樂耳。往來頻寧。無疑者。倘間日一遇。庶不為
同群姊妹。所物色也。花神曰。善。生與花神相狹者。二月
而花神孕矣。孕頗嬌。暈而隔。生聞之。喜夫人聞而告新
人。曰。花神孕矣。乃大夫公久不幸。花神遂疑之。以問夫
人。曰。此女豈與甥有私乎。不然。何無雄而卵也。夫人以
問花神。花神曰。暮春之夕。不被小星之惠乎。而月來苦

乞其餘不
足入顧而
之他

依說針
神也好

下血于疾為胎漏。今始覺安耳。夫人告大夫公。大夫公
曰。良是佛奴喜花神之孕。時調護之。而針神妬猶疑。而
不信。時時察花神。花神畏不敢渡。至右廊。若月餘。生又
欲得。如慮。非夫人所在。不往。生思而無計。欲從花
神為介紹。而花神久不出生。甚惆悵。俄而天人嫁如慮。
為他人嬖。生私謂新人曰。何不留之。新人笑曰。夫人慮
翁耳。生私目誦曰。針神亦可施。吾指故而就新。吾不忍
也。且十針神不易。一花神吾其已乎。因備告友人。以強

大天公無
子有子可
喜注有子
無子可恨

那樣前情
花神志生
忌憚

狎事。歷歷如畫。及人曰。向教子以奇遇。不意子能踐之。
美人生子。大夫公可謂無子而有子矣。生後以試事秋
行。以經魁于省。又春日試南宮。下第歸。值花神分燒。舉
一子。生與湯餅之會。私心欣欣自喜。見花神盛粧為禮。
異彩奪目。似愈未生子時。大夫公以已業有子。且生已
舉于鄉。乃分生各宅而居。生遂與花神遠。然花神常與
針神奉夫人命。過探新人生。亦得時以目接焉。花神心
不忘。生教令小童致慇懃。生于雪夜私往。共相會于右

好新人好
新人如此
不妬難得

美少年美
佳佳已矣
巧在此處

廊之室。嚙指而別。且泣曰。安得如前日長相聚也。後生
多置妾。亦漸病消渴。不能復有狂想。新人淚亦微知之。
然卒不詰生。新人者。歐陽氏也。然則歐陽氏亦可謂賢
媛已。

奴要嫁

里之南一處。子年十七矣。嫵媚絕世。里之西北小巷中。
有一書生。年甫十六。知處子未適人。且以年相似也。欲
然欲得而寢處之。跡其素所往來者。東隣之帶花婦。因

說無情還
是有情

款一曲
話見皆是
調情處

壞我行。書生曰。嫁者誰。妾為非哉。處子曰。妾發君。但妾
實有主。君何忍令人作也。日失節。歸于書生曰。苟允所
請。終當以十金聘子。處子曰。君欲狎我。何所嗜於我。書
生曰。以子之容。暨子之情耳。處子曰。妾素無情于君。言
情繆矣。殆以妾容故。固將不免。然君捧我置膝。而足矣。
更何取于臨御之也。書生笑曰。非此則垂以為情。以此
言情。誌而不忘也。處子曰。唉。君不必念妾。妾亦何必念
君。使君有婦。莫學野鴛鴦也。書生將以力斫其襦。處子

野鴛鴦

一

三

林得此後
庭花亦是
大得意處

女子休能
陽亦大是
好笑事

曰。奴要嫁。終以死守。君不得以力相挾。吾聞男子有寵
無已寧。以脛授君。書生笑曰。可笑。坐於欄杆之側。處子
輾轉難脫。以手自解其視。書生抱于膝上。處子乃目俯
據于欄杆。書生狂甚。畧為染指。即舉以造其後。撫其膚。
溫潤絕人。書生突而進曰。安陵龍陽。吾子代之。處子以
指扣齒。初若難禁。既而怖。書生憐之。有餘不敢盡。隨以
手循其前。摩娑不已。曰。安得并此而有之。牡丹亭亭美
可知也。處子急以手掩其前。曰。洛隴足矣。何望蜀。即書

覆前不匿
後還是可
取的

這樣痛楚
自家討討

主畧為馳驟。處子玉筋雙注。退却無地。書生欲恣而攻
之。而處子齒袖嗚嗚。欄杆盡濕。且曰。天地間不應有此
等痛楚。書生詔之曰。前之痛滅。是奈何。不以前易之處
子曰。奴要嫁。否則將。處子嬌。妻非不自愛。以君繼繼。
始以是塞責。若盡已。諸書生復騰。處子久之。處子曰。創
妾甚矣。以袖拭頰。嬌淚欲流。書生感其情。以手握乳。蹲
而奔逸者。喻時。即告畢事。處子啼曰。我死我。迄今其中
若咽若裂。而復大熱。以素帕自拭其股。處額東視曰。無

西約痛

一

三五

活記

一

三五

陽子之鳥
驚曲木而
飛或者

虧此女子
苗言勅敢

端深入不毛也。必不止。奴那得生。書生媿謝曰。子言行
將合。登欲留玄的為質。故予不敢以前請。子惠然假我
以後。含芳吸馨。沁我肺腑。第不無使子有傷子之痛。非
將百身莫贖矣。處子曰。君毋忘亭欄。俯我昔時。妾亦毋
忘亭欄。啣袖苦也。雖為君所苦。然君不強勒人以仰臥
也。俄有賣花婦來。終於生者。哭曰。君謀不軌。耶將何以
拒勅。敢處子掩面而立。書生曰。固謀不軌。但出爾輩所
料。婦曰。人生至此。君可逸矣。書生遂趨出。後扉回頭處

此女子今
日大痛于
歸日又大
痛野他處

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

子徐步而歸。若不能行。又若隱隱有所痛。足不能踈。婦
扶掖之行。但覺僂僂難前耳。目送行遠。而生歸。因密告
友人。友人曰。大奇。尋知處子適人。與婿相得甚歡。書生
每過其門。惆悵不已。

瘵眼

然之公子。姓花。名人艷者。色白皙。里之美婦人。矚其出
必群集而觀之。公子不欲狎于里。輒閉目曰。目為情根。
我不視。我心不沒。有孽戀者。里之少年多媚公子。皆願

西河精

卷

三六

人生有一
雙眸子焉
得常開

有情有情
芝此眼倍
青矣

以己之妻者妾者。女者婢者。迎公子。公子閉目弗許也。
曰。料無佳者。何以視為秋暮。公子見梧凋楓赤。愴然悲。
焉。駕舟出郭。數里許。遙見画檻雕梁。彷彿林外。掉而過。
之。見樓上一女子。俯而笑。驚曰。美我郎君。公子不覺回。
顧。見其姣且艷也。曰。天生我目。宜對此人。女子又畧不。
畏避。徙倚曲欄。凝眸不轉者久之。公子頰轉頰曰。溜波。
雙眼。何偏向人。因全舟艤于隔岸。時天將暮。日西墜。正。
映素衫。女子徘徊不語。間發微嘆。公子自注之。第不敢。

相思相見
知何日此
情此夜難
為情

以慰傷之
亦是真情
寔字

言弄樓中。聞人聲曰。天高暮寒。奈何。久停樓頭。涕不。漉。
悴。即女子。竹渡。次且。浩嘆而去。公子大不勝情。曰。若羅。
之。過矣。安。送貯諸金屋。舟人促解維。不得已。而歸。公子。
入室。瞑目坐。細君詰之曰。何為爾。若作盲公子。曰。爾弗。
來。徒汚人目。細君訝其言出。問舟人曰。公子月何。爾見。
舟人語其故。細君謂公子曰。癡兒。天下寧有美踰于我。
者。吾聞郭西十里。素有女魅。暮必獻人。君豈是耶。若眼。
見鬼。奈何。對生人。反作盲耶。公子不應。閉目而卧。曰。我。

惺惺思服
轉擬反側

美人夢裡
來夢是
想是夢信
也

眼不復視人矣。吾將見美人于夢寐。細君曰。爾謬矣。此
子不足盼者。公子晨食無聊。輾轉成夢。若見一美人。冉
冉而來。公子抱謂曰。若非遠望而驟然。令我目送而神
馳。子今為柱。美人若遠若近。衫袖飄拂。嬌羞宛轉。似不
可留。公子急而接。接強持之。美人曰。君昨見我。何不扣
扇而訪我。明年三月。訪我乎西施山。之舞石。公子曰。今
盍處此。美人拂衣。化為竹雲。公子寤。告細君。細君曰。君
何太癡。夢中那可信也。然公子不能忘。次歲暮春。偕友

詩中調度
開雅口都
誠存謂落
花流水之
春者

人登西施山。山園屬郡之右族者也。閨其無人。覓西施
舞石。見壁間詩曰。

去年秋暮登紅樓。樓下若個駕小舟。
舟中少年貌且俊。無言相向空凝眸。
凝眸日落晚風急。阿母促下雙簾鉤。
玉釵猷折積長嘆。吁嗟公子不可求。
金閨蓮燭照孤枕。依稀夢見君衾裯。
即搶抱人怯無柰。我迴推阻羞擡頭。

巫山雲湘
江月上苑
花瑤池雪
都是清絕
的

翠翹欲墮珠鳶結
記得囑君莫狂肆
二到桃花笑揚柳
不知公子為誰氏
及到芳園真寂寞
含情雙眼空自溜
要住城西路幾許
題筆寫向花下窻

紅袂初挑金鳳頭
明年此日期同遊
催教來上西施丘
但覺前夢真奇幽
曲欄花落增閒愁
一歲不見應幾秋
君住城中莫共語
徘徊只得長吁去

到底是一
夢覺

公子讀竟。茫然慘阻。友人解之曰。此女未姓。昨已字人矣。公子曰。我目中止見此女子。今復不可尋。可謂癡眼矣。歸語細君。啞然絕倒。

秋戲篇

挺達子問于妙合生曰。男女構精。祇為生育計耳。而早者溺之。以恣淫樂。高者乘之以求長生。吾將何所造乎。妙合生曰。黃帝素女。嘗示訣于房中。錢鏗純陽。亦傳方于枕上。故鼎爐丹汞。幻名內丹。緩急淺深。巧拙春意。度

秋戲篇此
種種味寧
有幾人知

海河篇

一

三

此亦是確論

十女百女而不倦。戰三夕五夕而不疲。然而彼色未進。我髓已竭。仙去者少。慾死者多。長生可求。吾弗信也。此達子曰。長生姑無論。請問淫樂。夜摩生曰。男子在世間。一切富貴功名。皆身外虛花。不關痛癢。獨色慾一端。真宋儒所稱。近裏著己者也。故見美色而心動。真性也。御佳人而情懽。真境也。懼極而尻癢。尻癢而精流。真趣味也。英雄如項籍。漢高而忍死。頑吏如虞姬。戚姬。是戀才人如馬卿。曹植。而捐生。繼繼。惟文君。甄后。是依彼。豈蚩

後古人作公案亦是。有誠見人

愚夫愚婦。可以與知。安得曰性。

此一冢趣。味如此。如此。受得的人。

空者我。誠深喻乎。真趣味。而世間一切。不以易也。此達子曰。淫樂當極。我已知之。然取樂在男子。乃有性急者。甫就床第。而不能自禁。有性蠢者。久狎娥媚。而徒以相。窮可謂淫樂乎。妙合生曰。淫樂必須仗火力。若性急。則宜多服固精之藥。尤須遊治。與若性蠢。則宜熟玩陳慾之圖。此達子曰。淫樂而男之陽細。而軟。女之陰寬。而深。則奈何。妙合生曰。陽細無妨。而忌軟。然藥鼓之。而可強。陰深何害。而惡寬。然股夾之。而似緊。此達子曰。供淫樂。

海河篇

一

四

經練老成
益知趣味
此正中窈

品第此等
還在多情
多情自然
有趣味

之女當何如。妙合生曰。女不問妍媸。期于知味。性貞靜者。雖知味而興不高。趨逸者。易知味而趣最溢。大約女年幼小。則未能知味。至二十歲外。知味矣。三十歲外。益知味矣。愈老而興愈高。趣愈溢。但士夫不喜老婦。身他如新寡之婦。有興高者。久寡之婦。有興尤高者。及笄之女。有趣溢者。過期之女。有趣尤溢者。是亦可喜也。未孕者。膚肉完密。而可御。即多孕者。筋骨疎懈。而亦可御。何也。在時其興起。以供我之淫樂。何必日擁雜女。使之流

化境就是

中肯綮

淺則一入其間。即是妙境。深則須多方以覓之。探之。或緩緩淺抽。而擦其上。廓或緩緩淺抽。而擦其下。廓或東插之。或西擠之。且詳論此女。令其聳身。曲就以相遇。則可得矣。倘又不得。則此花心必附于蓋骨之內。陽首當近陰之下。廓而直。歛其上。則是矣。又不得。則此花心必附于下。廓之裏。陽首當緊靠陰下。廓而直。挂其底。則萬無不得矣。抵達子曰。刺之樂如何。妙合生曰。男之陽。其首易癢。多擦則精泄。泄則易痿。故必步使其首。如頑肉

河記卷

真秘訣也

愈諒愈精
益彈益妙

然麻而且木。能耐癢而後可。彼養龜封臍之法。亦所需也。但初試之時。陽不可太勁。太勁則以驟進。或觸傷他。南陰中不快。花心退縮。而終期刺入較難。若陽強而少。柔姑且游移。蟠曲于其中。俟刺入花心。而後堅勁。則陰。張滿。女不覺其觸傷。而祇覺其妙。大抵花心之勢多。仰陽首刺入。則必先點著。如抵極者。然而覺爽快。再研入之。則如陷沒。陽首者。然又如含吮。陽首者。然而益爽快。是時女必癢。我漫研之。不已。女癢遂不能堪。况女此。

女有真樂
男緣有真
樂不然安
得樂乎

必有籍。而後快哉。抵達子曰。女如何。而得樂。妙合生曰。夫女性燥者。男僅擦其邪廓而已。樂矣。然樂亦無奇。性燥者。男深投其腠理。而不樂也。然能使之必樂。要知天下無不知樂之女。亦無女不樂。而能樂之男也。今之云淫樂者。或亂抽。或紫研。若醉若狂。似磨似搗。而使已陽精之漫者。非真樂也。縱女子見其如是。淫水橫流。亦以為樂。非真樂也。所謂匹夫匹婦之事。愚不省夫婦之常也。抵達子曰。願聞真樂。妙合生曰。吾御女百餘。歷十年。

西陽篇

卷

三

河漢篇

批達子可謂虛心受教者

刺花心誠然是老作家

而後得其解。奈何輕以授子。批達子曰。子之微言妙語。已吐二三。令人神欲飛而精蕩矣。而終斬之。我急欲死。且與其秘而獨樂也。何如廣而共樂乎。使我心銘之曰。妙合生之教也。美不可長。懇以請。妙合生曰。真樂無他。訣以三字括之。曰刺花心而已。批達子躍然曰。何謂花心。妙合生曰。即古稱牝星者是也。有由如含苞花。摧然碎。獲而嫩。批達子曰。花心如何。而刺。妙合生曰。女之陰高者必淺。花心近而刺易。低者必深。花心遠而刺難。

談玄判三昧矣

如此作法亦覺渾身爽快

說高則其花心若吐出。放下者然。近逼陽首。我不須淺抽深送。惟用研法。久之。必嬌顫欲暈。下體播盪酸癢。數陣而陰精滴瀝。溢其夾脊尾闈。來我亦覺有水湧起。而浸我陽首者。而女倦矣。四肢弛而乞止矣。是時我能澄神調息。即用採戰家法。暗吸其精氣入我竅中。轉運泥丸而納之丹田。則內丹有據矣。即不然而能禁精中。止則神不損。而有趣。可以再進。再挑。使其再泄。倘兩情緊處。勢不能禁。則縱意大泄。亦極爽快。其視尋常擦研。

西西篇

卷

如三

妙訣妙法
到不知誰
入教的

久戰之功
還是第一
真義

樂且大倍也。故知不刺花心而云樂者誤也。不能使女
子走陰精而云樂者亦誤也。刺花心而女子不走陰精
者。吾未之見也。女子而無花心可刺者。吾未之信也。偶
患陰精將走而陽精先泄。不能再研使女子悒快不覺。
而轉覺難堪耳。故我精欲泄時。亦須用人動已靜之法。
令彼湊我。毋我逐彼。氣不使急。心不使搖。或故思苦事
或別作閒想。以少緩我精。俟彼先而我後。則男女交適。
而爽快尤不可言也。批達子躍然曰。有是哉。淫樂之妙

此處真訣
到要曉得
透徹

又是一種
意趣百尺
竿頭更進
一步

至此乎。然安得日服靈藥。以固吾精而刺之。妙合生曰。
不必藥也。陽首初刺時。駭所未有。故一刺而精不能禁。
是後每試必刺。見慣而能耐久。且精泄既多。則中亦枯。
而能耐久。况我又用前法。少緩之。則與服助情花慎。卽
膠者何異乎。知此而倘漫為抽研。必不快。自不泄也。且
用此法而妾媵輩。驚喜主君之巧。投爭相媚之。每試則
令其以花心相迎。而我刺之甚易。或我倦而仰臥。令彼
跨之。彼以花心那移受刺。則我爽快而不勞。彼或泄而

種子之法
此論甚當

無子者不
可不知此
法有子者
則不必然

再泄。脾然昏暈于我上。而我觀此情景。尤為爽快也。挑
選子曰。刺花心。而陽精大泄。可受孕乎。妙合生曰。不能
也。人欲種子。雖不妨翹其足。而深入之。然必須順抽順
泄。以便精射子宮。其境常若游于虛。刺花心。則全以肉
穿向。妙在藥實。別有方丹。而去子宮遠矣。世有謬云。陰
精合而成胎者。豈知陽精射入。而子宮中陰血包之。若
陰精流夫脊尾間來。一走不復收于胎。何與耶。故無子
者。不當全用此法。有子者。則惟刺花心足矣。然不必按

試此法婦
人十有九
喜到如慶
想其意若
口何處學
得此來

方書。而別圖採戰也。抵達于起謝再拜曰。吾日知好色
以來。謂男女之樂。如方書所稱者。極矣。而不圖真實境
界。有此簡捷之法。予之錫我多矣。請歸而試之。予之幸
亦我妾媵之福也。是論不可不傳。謹手勒封。置枕函。當
與摩登野史。姬美二姪。共成三絕矣。妙合生吹曰。子妾
言之。子妾聽之。或有助于秘戲乎。題之曰。秘戲篇。
瞞不到底

吳中一秀才。年四十。餬口于四方。積金數十。將謀室家。

酒海

嫩草嬌花
自是不禁
人揀揀

發出淫性
子來真個
令人懼怕

因媒而媿于鄉之貧室。有女年二十五許配焉。女色亦
麗。以窈人子且僻居於樵夫之館。歸生之夕。似非處子。
也。秀才疑之。後夫妻漸慳。每欲與合。女未嘗推阻也。秀
才不及弱冠時。精輒疲。用是合稍疎。女便日作不如意。
狂呼擲器。雞犬不安。秀才竭力事之。而若不繼。漸懼女
如鬼神。女驚駭日甚。秀才不能堪。一日勃勃對女曰。爾
非女子為我婦。我不爾責。而爾友日逼我。將欲使我為
枯鬼耶。我初欲為爾諱。我今將鳴之。官女大號曰。死奴

做虧心事
底們硬爭到

做出這一
場來亦好
怕人

枉口雷當震爾古。我素慎蓬華。足跡不出戶。計得一快
婿。而乃老奴聘我。以我嬌枝嫩菜。纏爾枯藤。我止不自
悅。失所天。而爾乃突于今日。誣人以涉淇之行。使我果
有淫行。爾何不於于歸之日而言之。無端毀人。不過自
有所歎。而祈自免耳。我亦何需于爾。因以几抵秀才。復
以手拍其頰。秀才惶急。從旁門而馳。揚言曰。我得圖館
穀于江右。不復歸矣。陰止隣之藥婆家。婆素與生私。匿
生于室。而女不知。以為果行也。恚之。渡思之。旬日寢疾。

病師

卷

如

憂思所致
則是審得
其症候

善誘人的
渠婆

來延藥婆。秀才密謂藥婆云。宜如此誘之。藥婆往見
女。女曰。日來獲一病。舌燥腰酸。手足時冷而時熱。耳目
乍昏而乍聾。不識何以致此。藥婆曰。此憂思所致。因治
以咀二劑。俟婢不在側。附耳曰。子之疾。乃成年不得暢
欲耳。陰陽閉否。三止火熱。不久將成法。我素知。即君中
年矣。諸閭閻事多所懶怠。女點頭曰。誠如爾言。婆曰。我
向亦患此。以我夫患中痿耳。後得一少年。留信宿而去。
我病陡愈。竟不事。頓眩也。女笑曰。少年誰伊可招之來。

事怕真
事如何瞞
得人

秀才如此
豈知
極本足
這手

否。婆曰。子固貞人。更不慣此。恐不敢有所薦也。女曰。我
本處女。事老奴。而老奴妄疑我為女婢。有汗行。吾甚恨
之。然今老奴遠行。罔聞而我奄奄一疾。非急投對症之
藥。終將不起。子幸為我圖之。婆曰。若然。當于今夕滅燭
時。令之來。但子當解衣迎之。勿作喬態也。女笑而首肯。
婆歸告秀才。秀才因送邑之靜道人家。市其房中之藥。
如方治之。秀才覺陽勁。而且偉長。藥婆喜。因相狎。至暮
婆曰。已而已。可以往矣。勉禁其慾。促秀才過女家。時

一
更矣。秀才寤無言。入房。窻月朦朧。恍惚見影。女解衣
之。念秀才恃藥。恆有長技。力戰繼橫。水滸不為阻。
直搗其窟穴。紛馳往來。勢疾莫遏。女樂甚。伊
暉。晚交肢疊胸。曲極淫態。曰。不圖今日之若斯也。恨
相見晚耳。我為老奴所窘。稿林枯樹。憔悴莫勝。自謂裙
帶之下。為樂日短。匪緣藥女。安從遇子乎。子年雖似與
老奴等。而精力十倍之。我記未出嫁時。與隣之兄弟。狎
于林間。始畏之。久而宜之。日且眺之。能令人數數欲暈

事
出立

死為歡我何。而媾老奴。令我悵然。桑濮在念。今得子更
何。咸同隣郎也。我病愈矣。秀才不覺失聲。大笑曰。仍我
也。與老奴何異。我何疑爾。非處子同隣郎。果誰耶。女羞
赧曰。畢竟瞞不到底。吾今知戾矣。然子固能如是。何以
曩消之如彼也。秀才不語其故。呼藥婆而笑指曰。非汝
刺渠。尤欲以處子怒目爭也。女曰。我婦人耳。唯圖梳席
是樂。何負之足責。今君不以我為醜。而猶然主于子中。
再予死不敢渡耶矣。秀才笑曰。今夕之樂。可一不可再。

詰問時尚
有何言

肯依如此
說來就能
改過者尚
何責焉

新編

一
卷

此藥獲與
秀才有私
者今能取
人夫婦之
和亦可取

我中年入也。幸寬我念。禍之罰。使游長供子之好也。子
幸甚。何敢以子之不德為罰。藥婆曰。子豈誘良家之子
以淫者。獨以君之反目故。故附耳以誘子。子愧昔之不
端。而以一天矢也。家之福也。老婦又奚敢復與君私。以
取罪乎。三人大笑。夫婦和樂如初。

錯配姻緣

武林富家雲姓者。老而無子。生三女。長曰雲翹。仲曰雲
繡。季曰雲璫。皆善屬文。工詩卷。其母蘓道柔所教。方也。

如此良夜
正好迷生
平過

各言其志
也已矣

三女年相似。長十八。仲十七。季十六。邑之求姻者。聚族
而謀。而以下不吉。弗許也。中秋之夜。皓魄初出。照庭院
如畫。雲翁感風露。而蚤寢。蘓氏設席于中庭。三女侍
梧。桐疎影。河漢微雲。時聞洞簫。夜漏正永。道柔曰。我年
及暮。幸有三女。爾年漸長。不日宜家。夫人各有願。今夕
明星朗。月出懷可吐。其各言。毋欺。毋隱。雲翹曰。女性耽
清靜。最厭帝纒。幾欲黃冠道服。日禮西皇。倘得白鸞作
乘。蒼虬引途。玄圃翩翩。了無塵想。女之上願。不待已禮。

此亦婦入
美志

一胞胎生
三女如何
齊志各別

竹。奠。鴈。止。願。屏。居。一。室。焚。香。誦。經。定。不。作。貧。嗔。徒。增。愛。
染。道。柔。曰。托。况。雲。霞。僊。骨。也。雲。綃。避。席。曰。女。生。有。家。勢。
難。長。依。慈。闈。惟。願。有。日。于。歸。仰。事。君。子。君。子。勤。學。而。嫻。
于。文。抱。荀。奉。倩。之。情。薦。梁。伯。鸞。之。誼。以。年。益。仕。綽。有。令。
名。入。擁。牧。臺。脩。眉。待。畫。用。是。諧。若。嗣。胤。更。繁。門。第。以。大。
道。柔。輒。然。笑。曰。賢。哉。此。女。婦。道。克。脩。矣。雲。瑞。立。而。不。言。
雲。翹。曰。妹。有。異。乎。雲。瑞。曰。素。有。私。願。中。心。藏。之。將。欲。曲。
隱。懼。忤。母。意。雲。綃。曰。無。傷。也。道。柔。曰。虛。辭。以。答。母。長。願。

這。樣。女。子
以。即。有。如
此。蕩。志。虧
他。對。母。氏
笑。出。女。子
自。羞。如。母
氏。羞。何。如
二。姊。羞。何

之。謂。何。試。為。我。言。之。雲。瑞。曰。女。言。母。勿。嗔。女。聞。女。願。不。
久。長。以。色。事。夫。色。渝。而。弛。矣。又。聞。男。子。半。百。而。欲。漸。衰。
婦。人。四。十。而。火。甫。熾。今。日。而。配。同。年。若。一。人。迨。我。火。熾。
時。彼。何。以。娛。我。又。何。以。自。娛。也。願。一。世。而。更。三。夫。自。二。
十。而。四。十。二。十。年。中。即。弱。冠。何。長。者。亦。可。也。若。四。十。五。
十。願。更。得。三。十。之。壯。者。至。六。十。更。易。一。壯。者。與。之。極。生。
人。之。樂。倘。髮。白。齒。落。疾。病。日。繼。則。雖。仍。一。老。翁。亦。已。而。
已。矣。道。柔。勃。然。曰。怪。我。吾。女。此。豈。人。所。道。耶。起。而。索。杖。

笑得恰好

婚姻天定
笑一相笑
能為

翹綃跪而請曰。璫戲為此言以悅母耳。道柔曰。是寧可
以掛齒類者耶。終必為失行者。不悅而散。于是翹綃日
以璫言為笑資。璫羞不能持。伺翹曰。妹以不欺反致口
寔。惜不若姊輩之回心而語耳。試看他日。吾三人行。裁
何以今日且毋相笑也。雲翁善風鑑。曰。必欲得佳婿。庶
使女不失所。是時鄉大夫有藍姓者。白姓者。富翁有朱
姓者。各以子來求。雲氏之女卜云。皆吉。雲翁親往二家。
鑑三家子。歸謂道柔曰。三子皆佳。藍即閑雅。宜配翹。白

可配不知
何願奈之
何奈之何

女好靜而
男喜動焉
得巧合

即開爽。宜配綃。朱即豪宕。宜配璫。因語三家。三家咸納。
微。藍生年亦十八。擇吉。翹先歸。翹事翁姑。以孝御下。以
禮第。藍生以出自富室。日嬉遊。目不識一丁。惟好好色。
以翹美。纏綿不出戶。日夜狎翹不止。翹甚苦。且言語多
濁。而寡文。酒肉淋漓。橫滿几席。翹聞其香在爐。晨黃庭
玉虛等經。繞一翻玩。而藍生裸裎而來。又欲狎笑。咄咄
曰。此作何事。擲爐于地。皆碎裂。經拈如珠。翹甚憎其。因
莽旬月來。以藍生摧殘。操挫甚瘠。翹心怨之。而不忍言。

西廂記

卷

五

事不如已
情見乎詩

蓋生如此
好色真色
鬼也

作詩不相寄綃曰。雲作芳容雪作身。無端淪落若紅塵。秦臺
莫共吹鳶管。憔悴春風偏誤人。綃得詩謂當曰。大姊去
彼似不愜情。何不招來與我兩人連。衾發背耶。時白家
正將迎。綃雲翁道柔迎。翹歸寧。藍生徘徊急不肯舍。縱
恣兩日夜而翹。後得歸。翹歸泣對二妹曰。我本仙胎。素
不耐俗。把拘縛。父不善相。真誤我矣。願妹所字無然也。
乃不日緇往白家。白公子年亦十八。長綃一歲。書齋精
敞。狎客滿座。公子飲酒賦詩。千金買奴。適于陶宅。置歌

援詩寫懷
句不長無
聊意思

不如意思
十八九綃
之心事側
然可憫

姬數十。朝夕遊衍。對綃轉穉。一月之中。間來同寢。流連
別院。牽之。不來。聖言儒語。高閣不顧。綃本望和耽。不意
長受孤寂。作詩致白公子曰。芙蓉傍秋江。所媚惟江水。
行帶不可牽。新妝祇幻美。悠悠水無心。開落增愁悔。無
心千尺濤。蕩漾江心裡。可憐相思人。隔江那相慰。公子
讀詩曰。漢皇自有意。長門空自守。耳荅之曰。一樣桃花
付阮郎。兩枚分拆。兩番香。且看灼灼。簪釵後。別有凄凄
棄道傍。寂寞春風添獨恨。芳菲艷色惱人腸。洞房空有

石函

卷

五

梧桐秋雨
裡一點一
旅愁

事不從心
綃亦奈如
之何

鴛鴦枕。偏數銅壺度夜長。綃讀詩。泣下曰。薄倖郎放迹
不羈。令我白頭空嘆作詩胎。翹曰。姊家夫婿多風流。竟
轉更不離床頭。儂家薄倖無心戀。白晳容姿更難見。姊
嬈纏擾奴嫌孤。孤枕孤燈不見夫。傳說笙歌鬧西館。幾
儂隻落紅珊瑚。自知羞對合歡被。何似當年在綺疏。儂
問阿姊纏擾日。曾念阿儂寂寞無。翹見而笑曰。妹亦不
得佳偶。我家雲翁何老不識人。若此第不知瑞妹當苦
何耳。因以善言慰綃。次年瑞嫁與朱生。弱質日服藥

動蕩之性
如何禁此
本窳

到底朱生
不好色

餌。新娶時。淡如也。且欲以文起家。業書彌勤。故于室家
事了不在念。且常脚齋室。前日一入房。與瑞對如賓客。
瑞大不稱情。見家有監奴。色美。瑞每目挑之。而朱理家。
嚴而有法。晨昏放閉。有時卒無間。可傍淫者。瑞嘆曰。青
春無幾。良宵正長。奈何兀兀若孀居。能不令人渴死。以
詩寫怨。曰。一妻配一夫。相將如比翼。雲水各翻飛。相思
更何益。一日朱生進見之。笑曰。爾怨我耶。讀書不離家。
終無實得。苟圖旦暮聚首。不老死。慵下乎。拂衣而出。瑞

河漢篇

一

五

不副其碩
天乎人也
何尤

其是錯
配爾笑雲
翁好扣法

愈不能禁。日流不止。飲食不進。雲翁知之。曰。婿下帷勞
力佳事也。柰何以念惟鄙。褻撩亂之耶。迂瑯歸瑯。泣謂
道柔曰。婿如木偶。殆為書所惑。女攬鏡顧影。日苦不足。
何令人堪此孤冷乎。道柔曰。佳婿成名爾。亦與有榮施。
焉。綉姊亦坐此孤冷。然亦自能消遣。汝何不學翹姊之
好。幽逸也。不日。翹綉皆以事歸家。三女相向而泣。曰。家
翁擇婿。無一當人意。翹曰。第錯配耳。綉曰。何謂也。翹曰。
倘以我夫配三妹。吾妹豈不大有受用。慶我正苦其時。

天右道人
可易之則
名得其所

三女婦怨
于父。怨
于母。已耳
或天寔為
之謂之何
或

未攬人耳。綉曰。然。使我夫配大姊。大姊原不愛牽纏。則
任其恣情花酒。不礙大姊淨脩公案。瑯笑曰。我夫日事
雕蟲。必應得第二姊雅慕文士。何不更以與姊。三女大
笑曰。繩繫三生。固當聽之。但恨家翁肉眼。何不共往。擊
之。連痛耶。時雲翁正午睡于榻。三女突往。以手紛擊翁
之面。與背。與股。雲翁曰。何為侮我。乃爾。三女笑曰。祇因
翁故。錯配姻緣。使人失所。又何怪乎。相擊。雲翁笑曰。勿
毆。皆汝母生汝。不辰。其移而擊之。道柔聞而笑曰。女能

西

一

五

亦不

一

五

巧妻伴拙
夫注人多
薄命只此
內語可以
解三女之
恨

制男。今三女不能自制其夫。使夫強項不馴而徒歸怨
于父母。不亦羞乎。且其妻伴拙夫。古語有之。而佳人薄
命。又勢所不免。何不亟歸。各安其室。三女相向而泣曰。
憶中秋良夜。各陳生願。意圖不負初心。而今猶然。俱以
錯嫁為恨。其命也夫。其命也夫。藍生白生。未生聞而哀
之。皆各喪其性。以慰三女。自是無怨言。後三婚亦皆棄
云。

